

横空出世

——
毛泽东的青春岁月

赵遵生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赵遵生 著

横空出世

——
毛泽东的青春岁月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横空出世:毛泽东的青春岁月/赵遵生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306-5188-9

I. 横… II. 赵… III. 毛泽东 (1893~1976) —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780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75 插页 4 字数 298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序

陈晋 吴正裕

长篇纪实文学《横空出世——毛泽东的青春岁月》的问世，作者赵遵生有一段十分感人的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还是一个青年，就萌发了写青年毛泽东的冲动和意向。当时他曾两度到韶山、长沙、衡阳、浏阳、安源等地采访，辗转千里，历时三月有余，寻觅青年毛泽东的足迹，走访与毛泽东交往过或对历史事件知情的数十位毛泽东同时代的各式人物，收集了极为丰富的鲜活材料。此后，他还广泛地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文献和档案，以及当年的报刊资料，并阅读了不少毛泽东的传记书籍。在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后，他才精心构思，数演成篇，先是在上海《电视·电影·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纪实性的十二集电视剧本《青年毛泽东》；不久他在电视剧本的基础上，作了不小的修改和充实，改写并出版为长篇纪实文学《青年毛泽东》，全书十二章，三十万字，现在他为弥补前书的不足和缺憾，重新翻阅当年的采访笔记和有关史料，重改和增补为长篇纪实文学《横空出世——毛泽东的青春岁月》，全书二十一章，三十八万字，较之前书面目一新，不仅更加丰富、更加充实，而且也更加好看。可以说，作者为写青年毛泽东，倾注了热情，熔铸了判断，花费了多年的心血，因而此书的创作，是经过深厚积淀的。

本书以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湖南一师的三位人杰，即著名教师杨昌济的三位高足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为主角，一大批毛泽东的老师和同

学以及新民学会会员为配角,翔实客观地描写了他们历经武昌起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黎元洪下野、段祺瑞黜武、张敬尧祸湘等种种历史风云;展现了他们同怀忧国忧民之心,共建进步组织新民学会,齐心求索“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揭示了他们在世界思想潮流的影响下各自作出的历史选择,即毛泽东和蔡和森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而萧子升接受无政府主义,主张“温和革命”,用教育作工具。毛泽东、蔡和森最后同萧子升分道扬镳。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领导中国人民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活动家,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英勇就义时年仅三十六岁。萧子升留学法国时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回国后投入国民党怀抱,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全国解放时移居海外。毛泽东曾嘱新民学会老同学写信给萧子升,要他回国工作,但他坚持反共立场,断然回绝,最后客死南美。湖南“一师”三杰的经历启示人们,在人生道路上必须慎重进行抉择,只有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才能流芳百世。

多年来反映毛泽东生平和业绩的各类文学作品,包括电影、电视作品,不胜枚举,但能像本书这样历史、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青年毛泽东的经历、思想、信仰、品格、情操、风度等的作品,还是不常见的。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毛泽东的生平都把握得较好,因此,本书符合历史真实,在史实方面无明显的不妥之处。特别是本书的许多生动细节和感人语言,都来自作者访问过的老人,这是极为宝贵的,极有价值的。这也为撰写毛泽东传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鲜经验。本书作为纪实文学,诚如作者所说,“在‘纪实’大环境、大情节、基本人物与事件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个别人物与细节作了适当的‘文学’加工”(见作者《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这是读者可以理解的,也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手法。

本书在情节结构及人物设置上,匠心独运,颇有新意,增添了作品的历史感和感染力。此外,本书还贯穿运用隐喻和象征等艺术手法,使作品的意蕴得到升华,读来令人回味无穷。综观全书,在塑造青年毛泽东的形象上是成功的。随着情节的发展,青年毛泽东那种“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的远大志向,“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勃勃朝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革命精神,全都跃然纸上。本书诉诸读者的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路人,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全书的结束语则揭示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阅读《横空出世——毛泽东的青春岁月》的读者会发现,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主人公青年毛泽东“有如许有险、有趣,出情、出奇的故事”(见《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加上书中描写了中共党史上一批著名人物,例如蔡和森、徐特立、何叔衡、张昆弟、陈昌、向警予、蔡畅、杨开慧等,使作品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从而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笔者感到,由于本书篇幅不算太长,内容又新鲜好看,所以极易会不知不觉地将它读完。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毛泽东《讲堂录》(录自《离骚》)

引 子

距今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了。

那是1910年的秋天。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位妇人牵着5岁的小儿毛泽覃，伫立在上屋场前池塘口子的青石板间，泪眼婆娑地眺望着空蒙的西南头。她中等偏高，眉眼开阔，脸庞端秀，静静地溢泻出心底的仁慈。她便是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时年43。

“七妹！润之他妈——”堂屋里传来一个中年男人惊异的呼唤。

另一旁，14岁的次子毛泽民搀过母亲催说：“姆妈，爹叫你呐。”

文七妹暗自抹一把泪眼，返回身，还止不住殷殷地顾盼着早无人踪的西南头。

侧屋里，一个中年男人已从账簿里取出一页纸，又指又拍地说：“你看、看看，这鬼东西去东山小学堂还偷偷留下话呐！”他眉浓、脸长，颧骨微凸，虽瘦削，却精干。他是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时年41。

文七妹见男人一脸惊诧，也不知究竟地问：“泽东写的什么？”她不识字，可还是紧瞄住小纸——

“还是一首诗呐！”

“诗？！”

儿子毛泽东的声音仿佛从纸中透出来一般：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

做母亲的感悟了，慰藉的目光从诗稿中款款抬起……

* 此诗是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时抄写留给父亲的。

第一章

1911年的中国是多事之年。你看湖南这条母亲河——湘江，就躁动着，汨汨然，不安地滚滚北去。

一声汽笛，划破凄迷的雾空。

一艘小火轮，颠簸在浩浩波涛之间。

仿佛是应和着汽笛的召唤，从嘈杂的小火轮三等统舱里，走出一个拖着长辫子的青年。蓝灰的粗布短衫已泛白，长裤是白粗布，蹬着黑布鞋。人瘦高，脸开阔，那敞达的前额下是一双探求的眼睛，明澈而执著；端正的五官透出山乡人特有的敦厚和聪睿。时年未足18。他便是毛泽东，字润之，后来成为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他掬着包袱，踱到舷口，新奇而贪婪地饱览着这条早知名而从未见过的湘江——

凄迷的惨淡中，白浪滔滔。

毛泽东又抬眼远眺着从未曾到过的长沙——

对岸，屋片片，人点点。

随着老少乘客欢欣的叫唤，船舱里掀起一阵阵忙乱：

“看，长沙城！”

“到了！总算到了！”

毛泽东的自述：“我第一次远离自己的家乡，去到一百二十里外的长

沙——那可是湖南省的省会！听说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总之，是个很繁华的地方。我向往，又兴奋。可我不晓得等待我的会是个什么命运？……”*

汽笛催鸣。

小火轮正驶近码头，猛听得江中突起惊叫，准备下船的乘客莫不心下抽紧，急急循声探顾——

但见一艘悬挂着太阳旗的快艇，长驱直入，将躲避不及的两只小划船先后撞翻了。

“蠢货！”随即留下一串浪笑。

“救命！——”

毛泽东几乎未及思索，包袱一放，纵身入水，用独特的侧泳，向跌落江中的一对老小游去。几位船工见状，也相继跳入水中救援。

“快停船！停船！”

驾小火轮的舵工兴许是看到了险情，立即将小火轮慢慢停下。

毛泽东和船工在水里扶托着救起的一对老小，在乘客的拽拉下，推送上船。

船上又是一阵忙乱：

“快快，到舱里去暖暖。”

“这小日本，霸占了我们台湾还不死心！”

“欺人太甚！”

但见码头上，招摇的“太阳旗”颇为醒目。日本快艇已经抵岸，一对荷枪日军吆喝着，亟亟冲上岸去。

还在水里的毛泽东谛听着船上纷纷的议论：

“狗日的，我大清王朝是怎么了？！……”

“嘘！不要命了？城里正抓剪辫子的革命党哩！”

毛泽东不由自主地斜首捏过长辫子，沉吟着，又一睇岸头，不觉蹙起双眉。未几，他撑身爬上船，顾不得浑身精湿，掬着包袱，依然禁不住放眼饱览起久所神驰的省会……

“果真了不得，比我们韶山大多太多了；哎哟，好气派呀！”

* 本书中的毛泽东的自述，除另有注明者外，均引自埃德加·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骤然间，心里兴叹着，双眉顿自一拧——

江中，太阳旗的后边，竟是“米”字旗——偌大的英国货轮上，几个洋监工，捏着木棍，呵斥、驱赶着扛送标有“猪肉”、“猪鬃”字样的小箱、大筐上船的中国苦力。

一个个扭曲的腰，一支支耷拉的辫。

毛泽东也不禁下意识地紧捏着自己的长辫子，脑际骤然又闪划出乘客的“天问”：

“我大清王朝是怎么了?! ……”

毛泽东眼里波光一记颤动！他再不忍目睹，怫然抽身离去。到街角头，毛泽东询问了一位测字的老人，恭敬地一鞠躬，便顺着老人指点的手势，踉踉寻去。

老人定睛注视着眼下这位知礼的后生子，想唤住他提醒什么，可又止住了。

街面上，店铺鳞次栉比：“兴隆绸庄”、“欧亚洋行”、“日清百货铺”、“夜来香茶楼”……

毛泽东顾盼着，好生新奇。

“这许多店铺，那得要多少人来买哇！”

正寻思着，忽听得什么隐隐的骚动，毛泽东还不知所以，却已见得一些个店铺，如临洪水猛兽一般，仓皇地上起排门。

“快快！”

“又闹事了?! ”

“怕真要亡国灭种啦！”

毛泽东下意识地一怔，心里念叨着：“怪事。又怎么了？”

在十字街口，一大批饥民与赶来的日本兵撕扯着、扭打着，另有一批饥民依然不管死活地从日商米铺里抢背着米出来。

穿着和服的矮胖老板气急败坏地叫骂着。同时间，日军开枪了。有人即刻倒在血泊中。

“清军来了！”

不知谁一声报讯，饥民们闻风卷出，却没有出得了，还是被日军、清军

双双堵住。

一个清军管带，赶到日军跟前致着歉，日军指挥官并不领情，信手一记耳光：

“八格牙鲁！”

“喳！”管带认着罪，转而喝令下属：“还不给我动手？”

一队清兵闻命出手，横枪挺刀，围捕饥民。

正是三方舍命厮杀之际，不知从何处又卷来一股已抢得大米的饥民，只见没有辫子的首领响呼一声：

“快走！”

“抓住那剪辫子的！”

一股清军扭身抓捕。

逃的、追的、喊的、打的，一场混战。

毛泽东见所未见！蓦然，他眼光一跳——

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细妹子，饿得全不顾眼皮下的凶险，捧着洒落在麻石子路上的生米猛嚼，不承想清兵的洋枪已冲她后背刺到。

毛泽东急中生智，抓起一把米，冲清兵脸上撒去，趁对方抹眼分神的转瞬之机，一个箭步，抱起细妹子就跑。

奔到拐角口，毛泽东见到收摊的小贩，这才停住步喘息着说：“来个冻米团。”他递上五个铜角子，接过冻米团，塞给细妹子。

细妹子几不敢信地直瞪着眼，犯着傻。

“没有事，快吃。”毛泽东警惕地扫一眼邻街的厮打，牵过细妹子迅即离去。“你叫什么？”

“朱华贞。”

“朱华贞？硬是个好名字嘞？几岁了？”

“八岁。”

“你妈嘞？”

小华贞立即泛出泪光啜嚅着：“饿死了。”

毛泽东心下一抽。少许，又叮问：“你爹嘞？”

“爹养不活我，要……要送我给姨妈……”憋迫的泪珠终于从小华贞的眼眶里溢泻了下来。

毛泽东抽起的心亦不禁颤动了！

“贞妹子！”

一响从天而降的招呼，不啻细妹子，就连毛泽东也心下一跳。双双回首——

追来一位三十开外的男人，人瘦削得近乎干瘪，又脏又破的长袍子，残留着几分落魄秀才的模样。他叫朱辛贵。

“不。爹，我不去姨妈家！不去——”小华贞恐惧地啼叫着，直往毛泽东身后钻。

“不去了，不去了。爹又有事做了——明天就去教书；我们……有饭吃啦！”朱辛贵愧悔之下，有点言不成语。

“噢，这就好。”毛泽东这才宽下心来。“再穷，也莫把自己的骨肉送出去哇。”

“是，是的。这鬼世道，把人都逼疯了！”朱辛贵连连颌首，发现女儿捧着冻米团，感愧的目光不觉又投落到陌生的好人身上，“先生是？”

“我不是先生，是来投考湘乡驻省中学的。”

“噢，离寒舍不远。”

“我认得！”小华贞正愁没法答谢，一下昂起小脑袋。

抢米的饥民还在四下溃逃。汹汹的日军、清军仍在满街追捕。

“走这里。”机灵的小华贞拖过“大朋友”的长手，钻入灯柱边头的小巷子。

小华贞与父亲一直将毛泽东送到新安巷的湘乡驻省中学大门口。

“有劳二位了。”毛泽东从包袱里取出一小串铜钱。

朱辛贵眼珠子下意识地盯着，手上仍不失理智地推辞着：“不不，这万万……”

“你还没有去教书，父女俩还得吃饭呀。”毛泽东不由分说，将钱往对方手里一塞，又一捏，便返身入校。

是一位不惑之年的校长在自己办公室里接待了毛泽东。校长鼻子尖，脑袋大。他细细看罢引荐信，定定地打量着眼下这位显然高过常人的学生说：“东山小学堂，倒是很赞赏你哇。”口气里，流露出明显的怀疑。

毛泽东听出话中余音，唯恐被拒之门外，赶忙“申诉”：“校长，我可是百里求学，就不能让学生试试？”

“唔。那就先来应考，试试看。”

湘乡驻省中学算得是名校，慕名而来的考生济济两屋子。

考场上，有的把笔凝思，有的虚汗不止，有的搔首挠耳，似乎人人都很紧张。

毛泽东已忘情个中，挥笔如流……

毛泽东的心潮奔涌着：“呜呼，朝鲜沦陷，台湾沉亡，越南丧失，缅甸覆歿……”

许是东山小学堂的引荐，许是下意识使然，大脑袋校长于次日有心调出了毛泽东的试卷，亲自审阅。

四邻岌岌。中国亦会步其后尘而灭亡吗？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校长不觉怦然心动，随即拍案而问：“这是毛泽东写的？”

监考老师不知所以，只得诺诺应允。

“我倒要……”校长断然地一摆大脑袋，刚交代让毛泽东来校长室，听说考生正在阅览室，“喔”了一声，便自己起身前去。

毛泽东正埋首在报刊堆里，闻得脚步声也目不旁顾。

“毛泽东君。”

“校长？！”毛泽东扭身见是校长，身旁还陪着监考老师，连忙欠身。

大脑袋校长也不寒暄，将手里的试卷一亮，便考问开来：“以你看，国会像朝鲜、越南、缅甸那样沦陷吗？”

毛泽东目光巡顾在案头的《民立报》、《湘江日报》诸报刊间，沉默良久，渐渐地，忧切的双眸里浮起隐约的泪光。

校长不意此生会忧心如斯，不由不暗下生奇问：“你……担心？”

毛泽东噙泪点头。

“想过没有，如何解救？”

毛泽东思忖着回答：“我信过《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的实业救国的构想，也信过《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的富国强兵主张……”

“现在怀疑了？”

毛泽东诚实地点点头，从书架上拿起曾攻读过的《大同书》说：“康有为、梁启超先生的变法维新，也许是一条出路？……”

眼前的高个子学生规矩、知礼，又不乏自己的求索，不能不使暗下赞叹的校长更会神地审度起来。

毛泽东觉得惶惑了，立身施礼说：“请校长指教。”

校长大脑袋一晃，这才开怀畅笑，道出心曲：“我、你所见略同。救亡之道，必在维新！”

已是下班时分，大脑袋校长径直来到教务处。

“诸位，慢走慢走。”校长欣然唤住欲下班归去的同仁。

“校长，什么事这么高兴？”

“中彩了？”

“中彩了！中彩了！”校长顺风扬帆。同仁们顿时雀跃开来：

“请客。请客。”

“上馆子！”

“别急别急，先听听中的什么彩？头彩，大请；末彩，小请。”

大脑袋校长扬起毛泽东的考卷说：“中的这个‘彩’。”

一室大愣。

“我们湘乡驻省中学，要出一个‘建国材’啦！”

“喔？！”

大家不明究竟，一拥而上，围观起考卷：

“毛泽东？！”

“春季新生录取榜”公布了。毛泽东名列前茅。

公告栏前，人头攒动，众考生莫不掀起心，会着神翘首寻看——

“这毛泽东是谁？”

“从没听说过。”

“……”

毛泽东没有在第一时间关注“金榜”。他忘情在家乡、甚而东山小学堂从来见不到的林林书报、刊物间。

阅览室里，毛泽东兴味盎然地游弋在大新鲜中，口中念念有词。

一位稚气可掬的矮胖学生风卷而至，叫唤着：“毛、毛泽东君，快！……”

毛泽东未抬头，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问：“你晓得孙中山吗？”

“孙中山？”小胖子愣怔地头一摆，迅即拖起毛泽东，“别管他孙中山，李中山了；你录取啦！快快。”

“真的？我能上中学——读书了？！”毛泽东大为动容，偕同奔出。

他俩跑到学校围墙的侧门边，只听得墙外一片熙攘，呼号声声：

“保护铁路权！”

“打倒众列强！”

毛泽东长辫子一甩，不由驻足倾听，俄而，自语般寻思说：“定是出大事了！……走。”顾不及看榜，他反拽过小胖同学，一溜烟奔出校门。

街心，一队队学生、教员，乃至市民百姓，手执三角旗、长条旗，结队成片，围聚着顾盼什么。

毛泽东与小胖钻入人群，骤然，四目大愕——一位颧骨稍突，身子微瘦，穿着朴拙长衫的人，满脸愤激，正执刀切断指尖，用淌洒的热血，在一幅白竹布请愿书上重重写下：

予断指以送，吁请召开国会，速解国难！

徐特立

此公即是徐特立，字师陶，时年33。他1906年至1919年先后在周南女校、长沙师范、湖南第一师范等校任教，后来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